

元明清文学研究

# 试论《金瓶梅》中官哥儿的艺术作用

史礼心

(北方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41)

**摘要:** 官哥儿的设置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一个人物,也是一件艺术道具。其艺术作用,一是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场面,二是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重要作用是其他人物形象所不能替补的。

**关键词:** 《金瓶梅》; 官哥儿; 艺术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00)03-0084-05

提起小说《金瓶梅》的人物,官哥儿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是西门庆的儿子。但他又是一个可怜的小生灵,从出生之日起,就像“灯草一样脆”,三天两头不是发寒潮热,就是抽风惊叫,不是双眼不住“反看”就是口吐白沫;他仅仅活了一年零两个月,不会说话,只会啼哭;没有思想,当然也无所谓性格。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浑然未省人事的“小人物”,却牵动了小说中众多主要人物的心。围绕着他,有爱的怜悯、呻吟,有恨的咒骂、怨怒、毒谋……他是一个艺术形象,但确切来说,他又是作者手中一个活生生的艺术道具,在《金瓶梅》中,他起着其他人物形象所不能替补的重要艺术作用。

官哥儿的艺术作用,首先在于他为小说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与场面,使得作者在铺写这些人物的活动场面的同时,笔触能够更从容地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挖掘出他们性格的内涵,从而使其典型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细腻的显现。这样的作用,在潘金莲身上尤为直接、突出。

西门庆有一妻五妾,在其家庭中,妻妾之间争风

吃醋、邀幸献媚的争斗是屡见不鲜的。其中以第四房妾潘金莲与第五房妾李瓶儿为最激烈。作者正是通过着力描写她们勃谿斗法的情景,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个恶霸地主家庭的腐朽与罪恶。

论姿色,潘、李各具风韵,居于众妻妾之首,但潘金莲的淫荡似乎更能满足西门庆色欲的需求,为西门庆所赏悦。论钱财,潘金莲出身于平民家庭,当其杀夫改嫁到西门庆家门时,是不名一文的;而李瓶儿卷走了花子虚家中不计的金银财宝,作了西门庆的小妾,无疑成为众妾中的首富。当然,对西门庆来说,金钱是比女色更为重要的,不过当李瓶儿连同她的财产为其占有以后,潘、李二人在西门庆家庭中则处于同等地位,同样为西门庆所宠幸,她们之间的争斗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这状态持续不了多久,当李瓶儿生下官哥儿的时候,平衡的局面便被彻底打破了。官哥儿犹如一枚重重的砝码,一下子就把李瓶儿的地位抬得高高的,而潘金莲则骤然被冷落了。这情势,小说以强烈对比的手法给予生动、细致的表现。

西门庆是一个集恶霸、奸商、官僚于一身的人物,富贵炙手可热。但偌大一个家庭,充列着五六房妻妾,

收稿日期: 1999-06-02; 收修日期: 2000-03-26

作者简介: 史礼心(1953-),男,广东惠来人,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却未有一个儿子,这在以“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中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碍家门声誉的憾事!“人生有子万事足,身后无儿总是空”(《金瓶梅词话》本,53回,下同),这后裔问题确为西门庆一桩心病。李瓶儿生了官哥儿——虽然这“种子”归属谁家血统还是一个疑问(潘金莲就曾刻薄地咒骂过:“若是八月里孩子,还有咱家些影儿;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糊险道神,还差一帽子”——见30回),但既然出生在西门庆家中,这就无异给几乎要绝嗣的家族带来宗祧的福音,而大大增加了西门庆脸上的光彩。我们看看孩子刚出生下来的描写:“西门庆慌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满炉降香,告许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临盆有庆,坐草无虞。”(见30回)可见官哥儿的到来,令西门庆如何狂喜异常。

因子及母,比起那些“买了个母鸡不下蛋”(潘金莲语,见30回)的小妾,李瓶儿得到西门庆进一步的宠幸是势所必然的了。假如说,自从有了官哥儿以后,西门庆频繁在李瓶儿房中歇息,二人常在一起举杯对酌,是仅仅因为“有孩子屋里热闹”(潘金莲语,见31回),能够使西门庆享受天伦之乐,并不见得是特别属意于李瓶儿的话,那么玉皇高道士在西门庆授意下,送来的经疏只写吴月娘(西门庆正妻)、李瓶儿的名字,就明显可以看出西门庆是有意把李瓶儿擢于众妾之首(见38回)。而李瓶儿这“殊荣”的得手,不消说是因为她生下了官哥儿,是因为她能够担当起为西门庆传宗接代的重任。难怪善于见风使舵、见缝插针的帮闲应伯爵要暗中唆使粉头吴银儿拜李瓶儿为干娘(见32回),难怪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童儿要打通李瓶儿的关节,求她为一班无赖之徒向西门庆说情(见34回)……这一世的变化都暗示着“西门老爹”对第五房小妾的宠爱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境况于己不妙,这一点,潘金莲在官哥儿呱呱坠地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小说中描写正当“合家欢喜乱成一块”之时,这平日强悍蛮横的女人,却独自一人怒气冲冲、怨怨艾艾地“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见30回)的情景,就表明了潘金莲对自己面临失宠的恶劣局面的愤懑与恐惧。

当然,事情还刚刚开始。在庆祝官哥儿满月的筵席上,由于小厮琴童儿的恶作剧,把一把银壶藏了起来,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琴童儿是李瓶儿带来的,酒壶又恰好藏在李瓶儿处,于是本来积蓄一肚子嫉妒怨气的潘金莲就趁机在西门庆面前讥刺,数落了李瓶儿几句。殊不料这一来却遭到西门庆大动肝火的一顿

叱责:“看着你恁说起来,莫不是李大姐她爱这把壶,既有了丢开手就是了,只管乱甚么!”这一顿着实的叱责,可把潘金莲羞得无地自容,她只能悻悻走开,“到一边使性去了”(见31回)。潘金莲在这里是无端挑畔、自讨没趣,但西门庆对李瓶儿却是全力保护,不容别人对其中伤,因为李瓶儿毕竟是西门家香火种子——官哥儿的亲生之母呀!“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贼强盗,这两日作死也怎的,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见了俺们如同生刹神一般,越发通没句好话说了,行动就睁着两腿窟窿吆喝人。”(见31回)。这是潘金莲在发泄对西门庆“抬一个,灭一个”的不满、怨恨。出自一个泼妇之口,也许可以看作是撒野漫骂之辞,但这骂街的话语却显示了一定真实性:潘、李地位的差别,实实在在是始于官哥儿出生“这两日”!

形势正朝着对潘金莲更为不利的方面发展:为了给官哥儿还愿做醮,西门庆忘了给潘金莲上寿(见39回);在李瓶儿房中喝酒,又忘记了派人去接回娘家的“潘五姐”(见34回)……如果说挨训斥、遭瞪眼,或许可以归咎于潘金莲自己的尖酸刻薄、恶口毒舌,她或许还能强咽下一口气,那么,不能出人头地,甚至于受冷落、被遗忘的滋味潘金莲却是不堪忍受的。“贼强人,把我只当亡故了一般……”(见34回),话说得何其怨愤,又是何其悲凉!潘金莲这样的一种心境在37回中,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那是深更半夜西门庆与李瓶儿围着小火盆对饮,而潘金莲却在苦苦等着西门庆到来的时候。

潘金莲在那屋里,冷清清独自一个人儿坐在床上,怀抱着琵琶,桌上灯昏烛暗。待要睡下,又恐怕西门庆一时来,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儿,乱挽乌云,把帐放下半边来,拥衾而坐。……春梅走去,良久回来,说到:“娘还认爹没来哩,爹来家不耐烦了,在六娘房里吃酒的不是?”这妇人不听罢了,听了如同心上戳上几把刀子一般,骂了几句“负心贼”,由不得扑簌簌眼中流下泪来,一迳把那琵琶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到:“心痒痛难搔,愁怀闷自焦。”

这个场面,把潘金莲写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而李瓶儿处互相掩饰,便有春光融融之象”,而且“不必身亲其地,而已见难堪之情,作者之笔,真化工也。”(以上引文均为张竹坡批语,下称“张批”)[1](P110)。

但是,如果认为“潘五姐”只会这样手抱琵琶唱哀怨小曲,只会口诛腹诽,在人前背后骂骂街,那恐怕太

小看她了,潘金莲也就不成其为潘金莲了。这个堕落、倔强、邪恶的女人是甘心认输的。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冷落下去,她要争气,要固宠,要实现在西门庆家中独揽专擅的野心!她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使她失势的就是李瓶儿的这个“尿胞种子”官哥儿,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处心积虑想法除掉官哥儿。

明知官哥儿生性胆小,经不起惊吓,潘金莲却偏要把“孩子举得高高的”,使他“睡梦惊哭,半夜发寒潮热起来”(见31回);明知他刚刚得过病,需要静养,却偏偏在深夜时分,打狗咬婢:“雨点般鞭子抡起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打得狗儿狂吠乱窜,使得隔壁官哥儿“才合上眼儿,又惊醒,因而抽搐,啼哭不已……”(见58回)。而最毒辣的是莫过于潘金莲用红绢裹肉,驯猫扑食害死官哥儿这一着了。我们来看看这凶残毒杀的一幕:

这雪狮子(猫)正蹲在炉炕上,看见官哥儿在炕上穿着红衫儿一动的玩耍,只当平日哄喂它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扑将官哥儿,身上皆抓破了。只听那官哥儿“呱”一声,倒咽了一口气,就不言语了,手脚俱被风搐起来……孩子搐的两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见黑眼睛珠儿,口中白沫流出,唧唧犹如小鸡叫,手足皆动……(59回)

一个小婴孩,是那样的无辜,可是就因生在这个罪恶的家庭里,因而被惨酷谋杀了。看了上面这一段描写,谁不深深可怜这个小生灵,谁又不深深痛恨潘金莲的阴毒险恶!但是读完这一段描写之后,掩卷思之,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精心构造!官哥儿为潘金莲所害,官哥儿又进一步完成了潘金莲的性格塑造,他的出生以至其死,无一日使潘金莲甘心,又无时无刻不在“现妒妇身说法。”(张批)<sup>[1]</sup>(P113)

《金瓶梅》在官哥儿出生前的篇幅中,通过潘金莲成长环境的介绍以及其私通西门庆、毒死武植等描写,已经透露出她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并且初步刻划出其淫荡、邪恶、凶狠的性格特点,但是真正把她的性格特征饱酣无遗地表现出来,应该是在官哥儿出生至死亡这一时期(小说从30回至59回)。这是潘金莲的“戏”最多,“表演”最精彩的阶段,是她的性格行为体现得最完整的阶段,而且,也是小说的艺术描写最精彩的地方。

当然,一个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得力于多方面的: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把握,细腻、逼真的细节描写,纯熟、生动的语言运用等等。《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形象,就全

面体现了这些艺术描写、艺术塑造的要素,这是许多研究者在文章中所指出来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艺术构思在人物塑造上不起作用。恰恰相反,艺术构思对人物塑造却是重要一环。《金瓶梅》的作者正是精心设置了官哥儿这样一个与潘金莲命运休戚相关的“小人物”,才造成了如此众多波澜起伏、曲折多变的情节场面,才使得西门庆家庭中围绕争宠、亲热、失宠、冷落的互相倾轧的斗争更为剧烈、更趋白热化。这些又进一步为潘金莲的性格显露提供了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艺术环境,因而潘金莲的形象塑造才能达到可信的程度。这里既显示了“官哥儿”的重要艺术作用,也同样显示了艺术构思在整个艺术表现中的重要作用!

官哥儿的艺术作用,同样也体现在对西门庆的形象塑造的某些方面上。具体地说来,就是作为一个活的艺术道具,它为西门庆的某些性格特点的表露提供了关键性描写的机会,从而使西门庆的性格内涵得到丰富与加强。我们举两个例子予以阐释。

西门庆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的、富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典型人物。他凶残贪婪,不择手段搜括钱财,并且在其身上又具有浓厚的市俗势利习气。后面这一性格特征,在作者利用官哥儿与乔大户女儿襁褓联姻的情节中(见41回)得到了着重的刻划。这里有一段话,是西门庆在埋怨吴月娘等草率与乔家订亲时所说的,也是这势利之徒的内心表白:

做亲也罢,只是有些不般配……乔家虽然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西门庆本来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市井流氓,即便做了官,也还是没有半点斯文模样,乔家虽然是“白衣”,但好歹还是个皇亲国戚。两家结亲,按潘金莲的话来说就是:“险道神撞见那寿星老儿,你也休说我的长,我也休嫌你的短。”(见41回)然而小人一朝得志便心犹不足,居然嫌人家“不般配起来,居然嫌和人家相处‘不雅相’起来!这段话把西门庆那种极端势利的嘴脸勾勒得入木三分。

西门庆同时也是个色欲狂。他利用各种手段,拐骗奸淫妇女,他“娶”来一妻五妾,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她们的钱财以及炫耀其富豪的门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其无度的淫欲能够时常得到替换。小说对西门庆这方面的详细描写,活画出一个恶棍加淫棍的典型。但这仅是就艺术描写的整体情形而言。实际上,作者

在表现西门庆玩弄妇女等市俗流氓品质的同时,也多少表现了他的一些女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情味”。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西门庆单一的性格特征(就“恶”的倾向来说),添上了较复杂、也是较精彩的一笔,因而人物形象也进一步显得丰满与可信。这样的例子,最集中地体现在西门庆痛悼李瓶儿这一情节上。

李瓶儿病危之时,潘道士就嘱咐过西门庆不要到其房中去,“恐祸及自身”,但“西门庆寻思到:‘法官戒我往房里去,我怎生忍得,宁可我死了罢,须得厮守着和她说几句话’;于是进入房中……”;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不顾的甚么身底下血渍,两双手抱着她香腮亲着,一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并且,“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见62回)。西门庆对李瓶儿之死悲伤到如此地步,这并非是虚情假意的“演戏”,而是真实感情的流露。诚然,西门庆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魔鬼!李瓶儿性情较为柔顺(对西门庆家人来说),她带给了西门庆不少钱财,并且为其生了儿子(虽然夭折了)。当其死后,西门庆顾念起她生前的种种好处,因而对她的死亡表现得至哀至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的描写并没有偏离西门庆的整个性格行为,相反是对其性格行为的补充与丰富,使西门庆单一的性格形象显得并不单薄,而是有血有肉、益发丰满。这样的描写,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是颇具匠心的笔墨。

这里需要说明,西门庆痛悼李瓶儿的情节是在官哥儿死后发生的,似乎与官哥儿的作用无关,其实不然。李瓶儿是由于痛惜官哥儿因而“七情感伤”郁念成疾而亡的,“官哥不死,瓶儿尚可医,官哥死而瓶儿必死”(张批)<sup>[1]</sup>(P105)。这就是说,即使官哥儿的形象从小说中消逝了,但其艺术作用的“震波”还没有消失: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小说中另一人物形象——李瓶儿的消逝;又因为这一连锁的艺术效应,又为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艺术情节的出现造成了契机。这样的艺术作用虽然不是那样直接,但都是明显存在的。

## —

官哥儿形象的创造,对小说的故事情节、事件的组织、安排以及场景画面的描写还起着粘连、扭结、推动的作用。不过这作用不像我们上面所介绍的,对潘金莲、西门庆等性格塑造那样直接,或者说那样特殊,所以我们姑且从略论之。

官哥儿“甚是脚硬”一生下来,正是西门庆得官进

财、飞黄腾达的黄金时期。于是乎就有人借着孩子的出世、满月的时机来“趋附、送礼、庆贺”;“人来人去,一日不断头”(见30回);于是乎大小宴席、回拜作揖、客套寒暄等场面出现了;于是乎襁褓结亲、粉头拜干娘等情节出现了;于是乎太监内相、知县举人、堂客女眷、帮闲篋片、三姑六婆等也就凑集在一起,各逞本事,各显神通,向西门庆献媚奉承。他们对西门庆刚出世的儿子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他们断定他“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胎”(应伯爵语,见31回),前途未可限量……在这些阿谀拍马的“合唱”中,上至官绅,下至市井庶民的卑污、无耻的嘴脸暴露无遗,而小说描写的容量,也就随着官哥儿的出现而大大扩展、增加了。

官哥儿的出生、满月是这样,官哥儿的生病以至夭亡之时,也使作者的笔触更能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在这个时期(其他时候也曾出现过,但似乎没有这个时候那样“齐整”)的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人物,如神棍钱痰火、巫医刘婆子、龟卜者施灼龟、阴阳先生徐先生等,在作者的驱使下,也集结在官哥儿的周围。他们为官哥儿治病、卜筮、拜忏、批书……(见53回)作者对他们活动的细腻描写,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真实、生动的人情风俗画,也给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认识史料。

官哥儿对小说所着力要表现的西门庆家庭的成员活动的描写,所起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千金之舍为官哥也,玉皇之谪为官哥也,王姑子之经为官哥也,贾四所印岳庙所舍之经为官哥也……”(张批)<sup>[1]</sup>(P129)。官哥儿牵动了西门庆家庭成员的心,在一定程度上“牵掣”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由这些“大人物”所“导演”出来的一些矛盾冲突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丢失酒壶引起了一家的争吵闹嚷是如此,丢失金镯子,使得合家上下慌乱,因而引出了西门庆打夏花儿、粉头李桂姐为夏花儿求情等描写(分别见43回、44回、45回)。这些事件的发生何尝与官哥儿没有关系。从30回至59回,小说所展现的西门庆家庭大大小小的矛盾斗争,有大半是可以从官哥儿身上追溯到原因的。不仅如此,由于官哥儿直接导致了李瓶儿的死亡;李瓶儿既死,潘金莲的对手又明显只剩下吴月娘,因而小说又展开潘、吴龙争虎斗的描写……在这一系列艺术情节发展的链条中,官哥儿的设置,确实是重要的一环。

## 三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

篇小说。作者通过具体而又琐细的日常生活事件的描写,来暴露社会黑暗的艺术手法,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这部小说有可能是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尽管我们可以找出书中描写前后矛盾或者重复的地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洋洋洒洒长达 100 回近 100 万字的巨著绝不是胡乱拼凑而成的,而是经过一定精心构制的杰作。前面所分析的官哥儿的艺术作用就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小说作者艺术表现的匠心与才能。我们这一论断可以从小说 33 回的一则细节描写中得到印证。

这个细节叙写吴月娘去看刚买下的房子,上楼梯时不慎扭伤了身子,因而只得把怀了五个多月的胎儿打下来。当“点灯拨看,原来是个男胎,已成形了”。乍看这个细节,似乎是作者漫不经心的一笔,然而仔细推求,这里面却有深意。从整部小说情节本身来看,这

个细节是为下文吴月娘吃安胎符药,寻“头男衣胞”,承欢求子息以及日后生孝哥儿等描写引出端倪,埋下伏笔。从艺术构思上着眼,我们认为作者让吴月娘打胎,把西门庆的另一“种子”夭折在其娘肚子里,却不能不是为了给官哥儿创造更好的“活动”环境与时机,使它在极为短暂的存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当两个“种子”一齐降临于西门之家时,小说的艺术描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在这里,作者无疑是给我们一个艺术的暗示,他告诉我们,他安放官哥儿这个角色在小说中,是经过精心的选择与设计的,是他小说创作全部艺术构思重要的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1] 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吉家友

## On Guange's artistic function in *Jin Ping Mei*

SHILIX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1, China)

**Abstract:** Guange, a character in *Jin Ping Mei*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uthor's artistic composition. As a small character as well as a piece of artistic stage property, Guange not only provides more chances and scenes for major characters to present themselv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Key words:** *Jin Ping Mei*; Guange; Artistic function

(上接第 83 页)

##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Confucian ideology of the Jian'an Seven Scholars

ZHANG Zhen-long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had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influenced most of the famous Jian'an Seven Scholars. And the Confucian ideology in that period took classical ancient Chinese prose as its main body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mand of the times.

**Key words:** Late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Jian'an Seven Scholars; Confucian ideology